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廣東新語 第二十二卷 鱗語

○龍 南海，龍之都。古時人採珠貝者，皆繡身面為龍子，使龍以為己類，不吞噬。在今日人與龍益習，諸龍戶率視之為■。新安有龍穴洲，每風雨即有龍起，去地不數丈，朱鬣金鱗，兩目燦燦如電，人與龍相視久之，弗畏也。其精華在浮沫，時噴薄如瀑泉如雨，爭承取之，稍緩則入地中矣，是為龍涎。或謂龍涎者，多積於海上枯木，如鳥遺狀，其色青黎，其穢腥，雜百和焚之，翠煙千結，蜿蜒蟠空，經時不散，可以剪分香縷，然多不真。從番舶來者，出大秦、波斯，於雨中焚之，■爆有聲則真。蓋龍本純陽之精，故其氣絕香。又龍屬木，木之氣得太陽多者必香。故諸香以龍涎為最。得盂水徑撲其中，不落空外。龍以水為用，見水則精入焉。蓋龍用精則為雨，用氣則為雲。

海中苦龍氣。每龍氣過，輒噓吸舟船人物而去，置之他所，然舟船人物亦無恙也。舵師知龍起，但播金鼓，或焚鬻殼諸臭物，或灑青礬卻之。海濱多高樓，樓角獸頭，每為龍氣所掣，置兵器其上亦止。以龍性畏鐵，鐵辛，為目害故也。

羅浮多龍潭。嘗有人小遺潭中，庵僧見之，使之蒲伏土上。俄有白氣千百道，從谷中起，迅雷乘風雨如注，海上舟船已破溺無數矣。人必蒲伏土上乃免，若在木石之間，必為龍所掣矣。又有人戲投巨石岩中，巨石左右砰擊，久而不下，龍驚以為雷也，即時白氣四起，兩點如盤盂。蓋龍與雷同類，雷出則龍出，雷入則龍入。而其氣不起於潭洞中者，山澤相通，地中虛無之處，皆龍之竅穴也。又新興有天露山，其頂有潭，歲旱，以石投之，聲震如雷即雨。又有井乾湖，其深莫測，歲旱，以土培擊之亦有雨。蓋亦驚龍之意。龍聽以角，謂之聾蟲，故善驚。

○石龍

化州有石龍，其首蟠州廡之左，其尾注於江中，身多竅穴。每為風潮所激，則噴沙如雪，霏霏滿空。有時鳴以一歲，鳴以二三歲，其聲隱隱，與鵝鶴同。在上如石，在西如東，有探其尾於急湍之下者，皆得古錢，或為五銖，或為開元，或古或近，或缺或全，紫碧交錯，青黃雜植。其為數，歉不八九，盈不二十，雖百十人，各有所給。

○金龍

茂名靈湫中有一龍井，晉時有潘茂名真人者，以金鑄五龍納井中。自永嘉至今，每遇旱，高涼太守出五金龍祭之，兩立至。或謂金龍者，丹砂所成，然非能為雨也，為兩者祭金龍者也。然亦靈異，萬曆間，有太守嘗竊其一，行至中途，金龍飛入於水，今止存四。然大旱時，汲龍湫之水以禱亦得雨，不必定出金龍雲。

○土龍

廣人亢旱，以水日零祭於社而請雨。以土為龍，身皆黑而尾白，長九尺，使丈夫八人，小兒八人，皆衣黑衣，丈夫舁龍，小兒歡呼曰：烏龍頭，白龍尾。小童求雨天公喜。」自北而南，又自南而北，乃歸於社息焉。復取五蝦蟆錯置社之中，掘池方五尺，深一尺，置水，埋蝦蟆其中而閉之。

○蜃氣

東莞合蘭海，其水流洄而黝黑，三江之所匯，有龍窟焉。嘗有積氣如黛，或如白霧，鼓舞吹噓，倏忽萬化。其為城闕、樓台、塔廟諸狀，人物、車騎，錯出於層峰疊■之間，尤極壯麗。舟行其中弗見也。自外望之，變幻斯見，即之輒遠，離之復近，雖大風雨不能滅，人以為蛟蜃之氣所為雲。其氣或大或小，晴則大，陰則小，五色光芒不定。或如旌旗戈甲，則兆其地有兵革，如倉廩，則兆其地豐登，居人每候之以知災祥。歲正月初三、四、五日必一見，不見，則以為怪。或謂此乃海氣，春晴始見，非也。此蜃氣也。蜃者，千歲之雉所化，其為物最神。莊生云：龍合而成體，散而成章。章者，雲物之氣也。蜃，龍類也。其能靜則為陰，動則為陽。陰而含萬象於無，陽而吐萬象於有，固於龍具體而微也。然蜃氣之起，大抵為舟船多，為樓台者少。《天官書》云：南夷之氣，類舟船幡旗。《晉志》云：南夷氣如■台，或類舟船。凡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。蜃氣多象舟船，亦南夷之氣所雜為變怪也。必以春正月見者，蓋青陽始動，而龍見於田，蜃亦龍屬，故其氣與龍皆當春而發，至秋而收也。蜃氣與海市不同。海市多見於靖康場，當晦夜，海光忽生，水面盡赤，有無數燈火往來，螺女鮫人之屬，喧喧笑語，聞賣珠、鬻錦、數錢、量米麥聲，至曉方止。則海市也。或曰：海上有珊瑚之市，在虎頭門西，蓋即海市。或曰：其地故有沉洲，每月出輒有鬼物就海中為市，所謂沉洲夜市也。陳雲淙詩：「月出珊瑚輸海市。」蓋南海蜃氣，有氣而無聲，海市有聲而無氣，以此為別。而靖康海市，又與青州不同。靖康海市見於夜，青州見於晝。《番禺雜記》云：海邊有鬼市，半夜而合，雞鳴而散，人從之多得異物。殆所謂狼■荒之民也。《水經注》：狼■荒之民，冥夜為市，以鼻嗅金，即知美惡是也。

○海鯨

海鯨之出，其長五百里，牡蠣、蚌羸積其背，血聿兀如山。舟人誤以為島嶼，就之往往傾覆。晝噴水，為潮為汐。夜噴火，海面盡赤，望之如天雨火。予詩云：「勢欲吞舟去，光先噴火來。」又云：「海鯨吐陰火，千里波潮紅。」蓋陰火生於海，陽火生於山。陽火為雷以起龍，陰火為風以起大魚，固造化之常。而石尤風則海鯨益起，體船弗及避，為所吞噬，猶夫■且且之微。鯨非有意於吞舟也，其氣呼吸所致也。有海龍翁者，大如屋宇，亦知風。

海■首，長數百里或千里，穴居海底。入穴則海水為潮，出穴則水潮退。其出入有節，故潮水有期，是名潮魚。昔人多以為潮者海■首之所為，不知潮長則海■首隨之出，潮消則海■首隨之入，海■首之出入以潮，非海■首之自能為潮也。此海魚之應潮者也。

○怪魚

海上多怪魚，大小不一，開洋時，隨風鼓舞，往往飛入船中，人不敢取。有一魚長數十丈，其首有二大孔，噴水上出，遇船則昂首注水船中，須臾而滿。亟以鉅甕投之，連吞數甕則逝。有一魚嘴長丈許，有齧刻如鋸，能與力戰而勝，以救海舶。又有魚長二十餘丈，性最良善。或漁人為惡魚所困，此魚輒為漁人解圍。又大風雨時，有海怪被發紅面，乘魚而往來。乘魚者亦魚也，謂之人魚。人魚雄者為海和尚，雌者為海女，能為船崇。火長有祝云：「毋逢海女，毋見人魚。」人魚之種族有盧亭者，新安大魚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多有之。其長如人，有牝牡，毛髮焦黃而短，眼睛亦貢，面黛黑，尾長寸許，見人則驚怖入水，往往隨波飄至，人以為怪，競逐之。有得其牝者，與之E 4 0，不能言語，惟笑而已。久之，能著衣，食五穀。攜至大魚山，仍沒入水。蓋人魚之無害於人者。人魚長六七尺，體發牝牡亦人，惟背有短鬣微紅，知其為魚。聞出沙■能媚人，舶行遇者，必作法禳厭。海和尚多人首鱉身，足差長無甲。

○暨魚

暨魚，大者長二丈餘，脊若鋒刃。嘗至南海廟前，謂之來朝。或一年數至，或數十年一至。若來數，則人有疫疾。《志》稱：南海歲有風魚之災。風，颶風，魚謂暨魚也。有烏白二種，來輒有風，故又曰風魚。暨一作■忌。諺曰：「烏■忌白■忌，不勞頻至。」

○潛龍鯊

南海有巨魚，曰潛龍鯊，蓋魚種而龍者也。有網得者，長五尺許，重百斤。其小魚從者數千，至不可網。肉甚甘，諸骨柔脆，惟鱗堅不可食。鱗大者如掌，可為帶及酒器飾，小者中雜佩。脊一行，腹二行，鱗皆十三。兩翅兩行，鱗皆三十。瓊州唐伯元以為其脊一行，腹與翅行皆兩者，五行也。天地之數各五也，脊一腹二，陽奇陰偶，天一地二也。十者天地之成數，天十而餘三，三三

可以食{++犀}萍也。歲正月，始鬻魚花。水陸分行，人以萬計，筐以數千計。自兩粵郡邑，至於豫章、楚、閩，無不之也。其鬻於近者魚花大，遠者小，日以米湯和鴨子黃飼之，又數易以生水。其在舟中者，則舟旁為兩水車，晝夜轉水，使新水入舟，故水不留，而後魚花不病也。價則崇廉貴，以易長而不費草也。爰賤，以費草，每爰爰百尾，日需草百斤也。土令賤，以其難長，罕有重至一斤者，又必冬寒而始肥也。凡池一畝，畜爰三十，廉百二十，崇五十，土令千。日投草三十餘斤，爰食之，崇不食。或食草之膠液，或爰之糞亦可肥也。楚雖多魚，而所產魚花，楚人不重，率重九江人所鬻者，以粵之魚花易長也。魚花難偽，楚魚胞一重而直，粵魚胞兩重，上大而下小，以此為辨也。九江之地如棋枰，周回三十餘里，其黑脈者堤也，方池塘也。池塘之水，養魚花者十之七，養大魚者十之三。養魚花水濁，養大魚水清。視其水色，則知所養為何等魚也。地狹小而魚占其半，池塘以養魚，堤以樹桑，男販魚花，婦女喂愛蠶，其土無餘壤，人無敖民，蓋風俗之美者也。人之富多以谷估及販魚花，史稱水居千石魚陂者此也。

魚花產北江者不貴，以北江多石灰水，魚花食之不肥，取之又不易畜，而北江絕少淵潭故也。凡魚皆藏於淵潭，魚花從淵潭出者易養。西江多淵潭，而其源從滇、黔、交趾而來甚遠，故魚花多而肥，池塘中可以多養。故諺曰：「北江魚種讓西江。」然廣西人不解取，即取之，而西江上流恒不如下流。故諺又曰：「下流魚花上流魚。」又曰：「上江魚放下江花。」

○魚生

粵俗嗜魚生，以鱸，以吏，以曹白，以黃魚，以青鱗，以雪令，以鯨為上。鯨又以白鯨為上。以初出水潑刺者，去其皮劍，洗其血生，細創之為片，紅肌白理，輕可吹起，薄如蟬翼，兩兩相比，沃以老醪，和以椒芷，入口冰融，至甘旨矣。而鱈與嘉魚尤美。予嘗盪舟海目山下，取鱈為膾。有詩云：「雨過蒼蒼海目開，早潮未落晚潮催。鱈魚不少櫻桃頰，與客朝朝作膾來。」又云：「羚羊峽口嘉魚美，不若鱈魚海目鮮。黃頰切來紛似雪，綠尊傾去更如泉。」又云：「刮鑊鳴時春雪消，鱈魚爭上九江潮。自攜膾具過漁父，雙漿如飛不用招。」鱈以櫻桃頰為上，黃頰、鐵頰次之，爛鱗粉頰為下。其肪在鱗，鱗不可使爛，爛則脂流而味損。蓋鱈亦自惜其鱗，每一絲鱗，即不復動。故取之必以絲網，使柔弱而不傷鱗。嘉魚亦多脂，嗜食乳泉石沐，冬則出穴飲雪水，而所處大小湘峽、端溪、錦水、楊柳沙，潮咸不到，故肥美不腥，膾之益美於熟食也。雪令以冬而肥，其性屬水，喜游泳波上，得奔流則跳躍尋丈，生食之益人氣力。鱸、扁、鯧、塘蝨亦可膾。然食魚生後，須食魚熟以適其和。身壯者宜食，諺曰：「魚生犬肉糜，扶旺不扶衰。」又冬至日宜食，諺曰：「冬至魚生，夏至犬肉。」予詩：「魚膾宜生酒，餐來最益人。臨溪親舉網，及此一陽春。」所以者，凡有鱗之魚，喜游水上，陽類也。冬至一陽生，生食之所以助陽也。無鱗之魚，喜伏泥中，陰類也，不可以為膾，必熟食之，所以滋陰也。或云：凡魚行隨陽，春夏浮而溯流，秋冬沒而順流。其浮時可膾，其沒時必須烹食，乃不損人云。粵人多有魚生之會，以天曉空心食之佳。或以鱈之烏耳者、藤者、黃者為生，亦有以蠔為生者。嶺內人不知此味，不足與之言也。

○漁具

漁具多種，其最大者曰深，次曰罾。之類有曰深，上海水淺多用之。其深六七丈，其長三十餘丈。每一船一，一以七八人施之。以二為一朋，二船合則曰朋。別有船六七十艘佐之，皆擊板以驚魚。每日深二施，可得魚數百石。有曰索，下海水深多用之。其深八九丈，其長五六十丈。以一大為上綱，一為下綱。上綱間五寸一藤圈，下綱間五寸一鐵圈，為圈甚眾，貫以索以為放收。而以一大船為公，一小船為姥，二船相合，以連綴之。乃登桅以望魚，魚大至，水底成片如黑雲，是謂魚雲。乃皆以石擊魚使前，魚驚回以入。魚入，則二船收索以闔口，徐牽而上。有曰板，以小船施之，小船有姥而無公，故一名姥船。有曰車，制如索而小，深二三丈，廣七八十丈，連合二為一圍。以二船一前一後施之，亦以板驚魚。凡魚首有石者，皆驚人，無者則否。首有石者，曰黃花，曰岡，曰師子，曰赤魚，曰E 4 2，曰鱸，曰馬鱈，曰畫，此八者善驚。有曰牆，則以索為之，專以取曹白及黃、白花魚，亦曰黃花。每一船一，深六七丈，長三十餘丈，相連數百以為一牆，橫截海水。魚觸牆不能去，大小壅積，起時魚多不可勝取，每割之半以放魚。大抵索疏，專以取大魚，春則取曹白、赤，冬則取黃花，一歲僅兩用之。圍密，以取雜魚，終歲用之。此之事也。罾之類，有曰勞罾，其形四方，廣三丈有六尺，以舟施之。以二竹為罾子，竹長四十丈許，上有多圈，貫繩以為放收，而為一罾樞以架罾。魚至乃下罾，以石擊魚，有曰沉罾。沉，音朕，方言也。長十餘丈，口大而尾小，尾旁有一穴，以出水母及蟹魚之屬。而浮二木於水中，以支罾口。又於水中，置二木攪水，以徐支罾口之木，是曰罾門。其口廣三丈有六尺，常向上流，潮緩則罾口合，急則口張而魚大入。凡一沉罾，以麻十二石為之，九人昇之，罾之巨者也。有曰知州罾，其廣丈餘，樹二木於水中以繃罾，是曰硬門。常浮而不沉，費人力少，罾之小者也。有曰車罾，其形方，以三石曰置罾竿，墜而起之。有曰絞罾，形亦方，週五丈餘，以四角係於柱中施之，人在岸上離罾十餘丈，魚至則轉轆轤以起之。此罾之事也。大抵皆用於海，罾皆用於江。罾之利常不如，者，漁具之可大得志者也。罾之外，有以箔者，以籠者，以涂跳者，以跳白者。箔以堅竹編之，《爾雅》所謂{ }，亦曰罩也。其注曰：

「{ }，編細竹以為罩」是也。又曰：「今楚{ }也。」無竹則以荊，故謂之楚{ }也。{ }，薄曲也。《史記》：絳侯周勃，以織薄曲為主。韋昭云：北方謂薄為曲。《淮南子》云：曲，葦薄也。《詩》曰：然汕汕。注：汕，巢也，以薄汕魚也。巢，鄭氏曰：今撩罾也。方氏曰：獨漉也。獨漉，樂苑作{ }鹿，荀子作獨鹿。成相辭曰：獨鹿棄之江。注：網也。箔亦網之類也。每一箔，其崇五尺，廣丈。漁者嘗合五十箔而為一，其長五十丈，虞其過大，則箔口為魚房二重以藏魚。歲三月，大禾已蒔，魚始上田。漁人以箔三方依田塍，一方依水。潮至則張而大，潮退則卷而小，是為塞箔。箔亦{ }洪，陸龜蒙詩：「織作中流萬尺洪。」故凡以石為梁絕水者曰洪，以竹為梁取魚者曰洪，亦曰漚。皮日休《漁具詩》：「列竹於海曰漚。」今有漚瀆是也。魚籠長五六尺，寬二尺，口通尾塞，以山藤繫之，置於上流，魚入則為倒叩須所不能出。又中置樹枝以聚魚。涂跳以木為之，長三四尺，厚半寸，首尾翹然，狀若上弦之月。前有二木直之，上有一木橫之，其底則舟，而兩旁無牆，所謂橈也。當海水乾落，魚、蝦、蛤、鱉之屬，膠黏淺沙，践踏之，輒驚入漸洳不可得。漁者於涂跳，曲其左足而以右足踣泥，左扶橫木而右手拊拾。板輕坦滑，行若飛，蓋大禹泥行之所乘者也。跳白者，船也。其制小，僅受一人，於灣環限澳間，乘暮入焉，乃張二白板於船旁，而鳴其榔。魚見白板，輒驚眩入網。然諸魚不驚，惟鱈、邊、盾三者驚。三者味甘美，故粵人最重跳白之魚。魚以曉散而暮聚，聚必於水之涯。故跳白船之出以暮，而多在岸草蒙茸之際，無風波患。予詩：「花中藏跳白，出沒少魚驚。向夕鳴榔去，知予是月明。」其照公魚，則以火枝搖，公魚搶火，乃以罾漉之。取花魚，則以藤竹為竿。竿長丈有三寸，貴軟而輕，以左紐絲為線，長丈有四寸，係以四鉤，鉤分四方。施於沙泥之上，足輕手疾，日可得花魚半石。花魚者，七星魚也。取池魚以釣。其竿五尺，係以天蠶之絲，餌以公魚、騰單。取鱈以潑生釣，以輕絲為之，往來游，則不損其鱗。取河豚以秋潮始盛，垂千百鉤於網中，河豚性嗔，觸網輒不去，欲與網鬥，以故往往中鉤。又或以一大繩為母，以千百小繩為子。子繩係於母繩之末，而母繩之末各係一鉤。一河豚中鉤，則眾河豚皆中鉤，是名兄弟釣，亦名拖釣。其鉤皆空不以餌，亦曰生釣。然生釣之河豚多雌者，雌者多子，味不美。惟南亭海心岡撒網而取者，其河豚多雄，雄者多，味絕美。予詩：「風俗河豚美，秋來樂事多。乘潮下生釣，濫口峭帆過。」取貼沙魚以細釣，先一夕放之江中，次日乃收。一細釣有鉤數百，漁者夫婦，各放細釣至數千，好水旬則得貼沙數十百斤矣。細釣以蝦，以七星魚，或蚯蚓為餌。岡魚亦如是取。是皆漁之具也。予生長海濱，知漁事，故具記之。然此乃吾番禺菱塘都取魚之具，非全粵如此。

○鱧

鱧之族有曰鰻鱺，背有肉鬣連尾，無鱗，口有舌，腹白，大者長數尺，脂膏最多。其有黃脈錦紋者，名金絲鰻鱺，善穿深穴，冬時穴熱乃出，名走風單。有曰白鱧，以產池塘中烏耳者為佳。有曰黃鱧，黃質黑章，多涎沫，大者長二三尺，小者佳。有曰藤

■單，其曰泥鰍，長二三寸，無鱗，以涎沫自染。曰溫魚，與泥鰍相似而多肉，與諸鱧皆喜伏水土之下，味甘可以滋陰。大抵鱧與魚相反，魚屬火可以滋陽，故蛋人多子，以多食魚。又方書，魚鱗白為丸，可以種子。鱧屬水滋陰，故患痰火者宜食之。白鱧或塞箔或裝籠取之，箔鱧為佳。黃鱧以釣，或於坑田掘取之。凡鱧畜於盆中，夜以火照之，其騰而搶火，火輒滅者，噴火蛇也。與鱧相類，而額下有細鱗數片，食之殺人，故凡食鱧者不可不慎。諺曰：「魚浮鱧沉，沉者滋陰。雖則滋陰，其毒亦深。」言蛇鱧之難辨也。

○養魚種

廣州諸大縣村落中，往往棄肥田以為基，以樹果木。荔支最多，茶、桑次之，柑、橙次之，龍眼多樹宅旁，亦樹於基。基下為池以畜魚，歲暮涸之，至春以播稻秧。大者至數十畝，其築海為池者，輒以頃計。九江鄉以養魚苗，魚苗之池，惟九江鄉有之。他處率養大魚，即養魚苗，不繁滋也。諺曰：「九江估客，魚種為先。左手數魚，右手數錢。」凡歲三月始有西水，西水長，故有魚苗，八月西水盡則無之。自封川江口至羚羊峽口，皆有魚花步，步凡六七十處。魚花者，魚苗也，亦曰魚秧，以其利與田禾等，故曰苗，曰秧，而常名則曰魚種雲。魚種皆出於左右兩江。左右兩江者何？《赤雅》云：左江發源交趾，右江發源■■，至潯而兩江合為一。至梧而桂江入之，而三江合為一，而左右江之名不存然。地形左宜為右，右宜為左，而今從溯流而言分左右，不從地形分左右也。又南寧亦有左右江，左出廣源，右出峨利，會於合江鎮以入橫州。是左江之中，又有左右江也。然出廣源者，古夜郎豚水也，古名鬱江。出峨利者，古交■■泓水也，古名黔江。則謂鬱、黔為小左右江可也。

○魚牌

魚苗，本粵西溪潭中巨魚散卵，至端州境內始出子，九江堡民於灣環處所取之。自封川江口至高明，為魚苗阜者九百所，每阜分上中下，納稅於府，名曰魚牌。其曰鯉■■者，南雄每寒食大水，魚之逆流而上灘者，多鯉、■■宛、■■鯽、■■敢、青魚之屬，土人作{■■牌}迎之。魚入輒不得出，謂之鯉■■，不言他種魚者，以鯉為群魚之長，鯉來則眾魚皆來云爾。

○龍蝦

龍蝦，巨者重七八斤，頭大徑尺，狀如龍，彩色鮮耀，有兩大須如指，長三四尺。其肉味甜，稍粗於常蝦，以殼作燈，光赤如血珀，曰龍蝦燈。東莞、新安、潮陽多有之。昌黎詩：「又嘗疑龍蝦，果誰雄牙須。」

○鯊虎

南海多鯊魚，虎頭鬚足，有黑紋，巨者二百餘斤。嘗以暮春至海山之麓，旬日化為虎，惟四足難化，經月乃成。有虎皮、白皮、料影三種。鯊魚亦能化虎，故凡炳炳成章者，虎之虎也。紋直而疏且長者，鯊之虎也，有見鯊之虎者，但擊其足則斃之。或曰：鯉魚一名忽雷，秋時亦多化虎而三爪。然則南海之虎類多矣。鯊與鯉之所化者，人猶能識之，人之所化者，未知何狀。或曰：今之世未見有人如牛哀之化虎者也，止見有虎之化人耳。噫！

○魚餉

九江鄉瀕海，粒食惟艱，多以池沼養魚為業。弘治間，各水蛋戶，流亡所遺，課米數千石。總制劉大夏上疏，將西江兩岸河阜，上自封川，下至都含，召九江鄉民，承為魚阜。分別水勢，上者納銀五錢，下者二錢五分，貯肇慶府，給帖照船撈魚，永著令典。其後總制凌雲翼，蕩平瀧東西兩山，復開羅旁並都含下諸處魚阜，歲餉約有千金。所謂魚阜者，魚花步也。蓋九江鄉才益西北江下流，地■■，魚塘十之八，田十之二，故其人力農無幾，終歲多彈力魚苗。魚苗出西北諸江，清明後雷雨大作，魚孕育，乘潦流下，其種柳、慶為上，南寧次之。鬱、桂又次之，富、賀又次之，北江為下。長年蛋戶，當夜分西望電光，即知魚苗來自何江，至以何日。柳、慶越三旬兩旬，南寧則兩旬半，餘各遲速有差。或電光遠，則知過■■門門不來，辨析部位微茫。若操左券，魚苗入塘，養至下年春，乃以船載往兩粵州縣，兌換穀米。於廣、肇二府有正餉，於龍川、南雄、羅定有額輸，於始興、開建、永安、香山、桂林、平樂、潯、賀又有例徵。且所兌谷石，非苦過羅，則厄上倉，魚商罷困極矣，而龍川為甚。故諺有曰：「龍川不可往，■■令魚不可養。」然通鄉魚花，大半售在龍川。」往則傾貲，不往則有餘，魚為患正未已也。

○插箔

廉陽自永安至乾體一帶，種穀之地無幾，瀕海居民，非插箔無以為生。然有箔無船，箔又何利。近者關樞印烙海船，蛋人率捨舟楫，致插箔日少。有司者宜於插箔船免其徵收，不與諸船納稅同科，庶澤國謀生有藉。然有箔而無船，猶無箔也，有魚而無鹽，猶無魚也。宜令沿海諸箔，請於阜引，按箔之多寡，以納鹽課之多寡。大約歲中每箔一所，課銀五六錢許，俾魚鹽交資其益而不相害，則箔戶殷盈，而國課亦因以裕矣。

○飛魚

海南多飛魚，或謂《吳都賦》「文鱧夜飛而觸綸」，即此。有句云：「飛魚從未見，漁父說文鱧。」飛魚有兩翅，飛疾如鳥，觸綸輒有光射潮，夜見漁火，爭投船上。烹之味甚美。

○似嘉魚

四會烏龍潭，在縣西二百里。潭底石隙中，多產鮮魚，柔鱗肥甲如水晶，土人謂之似嘉魚，其味如鱒。蓋四會為二江所匯，地多白蕩，其魚多野生，不俟下種。德慶之嘉魚，其種至此而變未可知。似嘉魚者，嘉魚之庶孽也。

○鱒魚

順德甘竹灘，鱒魚最美。其灘上鱒魚，以罨取之，灘下鱒魚，以大網取之。罨小，一罨僅得鱒魚一尾，以灘小不能容大網也。南海九江堡江中有海目山，所產鱒魚亦美而甘，竹灘尤勝。予詩：「甘灘最好是鱒魚，海目山前味不如。絲網肯教鱗片損，玉盤那得■■香餘。」又曰：「灘下肥過灘上魚，罨中潑刺溯流初。冰鱗觸損烹無及，玉箸慙慙食有餘。」相傳鱒乃■■曹白所變，在海為■■曹白，在江為鱒，■■曹白於春，鱒於夏，其味皆美。■■曹白之鮮者，陽江最多。予詩：「■■倉黃■■曹白■■季花香，玉箸金盤盡意嘗。」■■倉味美。諺云：「一■■倉二■■。」■■倉體圓，一名鏡魚。予詩：「鏡魚春向鏡中游。」又云：「魚在鏡湖多似鏡。」魚生以鱒魚為美。他魚次之。予家在沙亭鄉，池沼頗多，親戚相過，必以斷■■為歡，以多食■■為韻事。予有《過某族翁斷■■詩》云：「出水鮮鱒作■■宜，蠻美蜜酒沃紅肌。相過一味魚生足，不必重為雞黍期。」又曰：「■■成雙蝶食如流，冬至魚生絕勝秋。明歲方塘思佃取，養魚思向范公求。」又有漁歌調《行香子》云：「第一魚■■倉，第二魚■■王，第三魚是馬膏■■郎。潮咸潮淡，一任漁郎。喜春風來，黃花短，白花長。江水魚香，魚子滋陽，大罨船滿載鹽霜。■■公■■姥，兩兩開洋。更鱒魚寒，鱸魚熱，■■皆良。」